

# 马尔库塞幸福观的多维解析及当代价值

刘春兴

(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 马尔库塞深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巨大弊端, 对技术合理性遮蔽下的“幸福意识”以及肯定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深刻揭露了其“虚幻性”、“迷惑性”所在。在此基础上, 马尔库塞主张人之为人必须要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问题, 走出单向度的意识, 从而消除肯定性文化, 创造出一种非肯定性的文化。进而, 马尔库塞简明扼要地指出, 幸福就是“爱欲”的解放, 这样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的提出建立起了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有机联系。遗憾的是, 马尔库塞并没有看到人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工业社会技术和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而且他所描述的人们通往解放和最终幸福的艺术之路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尽管如此, 在这个“工具理性”大于“价值理性”的时代,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幸福问题的思考以及他的批判性意识本身仍然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幸福观; 肯定文化; 爱欲;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 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7192(2017) 04 - 0033 - 06

幸福是我们每个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 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幸福及追求幸福的途径进行研究, 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其中马尔库塞的幸福观影响力较大, 思想独特, 与18世纪思想启蒙运动以来的幸福观存在着巨大差异, 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反思, 也是对现代社会过度消费现象的反思。

马尔库塞在深刻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为技术合理性所遮蔽了的“幸福意识”及肯定文化的“虚幻性”的基础上, 创造性的提出幸福就是“爱欲”的解放, 并且这样一种解放是通向幸福的必由之路<sup>[1]48</sup>。另外, 在对马尔库塞幸福观进行解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思想的软弱性所在, 他将人们不能实现真正幸福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合理性对于人们的控制, 却并没有看到人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工业社会技术和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这样一种软弱性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我们亦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当代价值所在, 马尔库塞的幸福观对于人们摆脱物的奴役、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仍然具

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 一、技术合理性遮蔽下的“幸福意识”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 “幸福意识, 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 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 这种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它之所以是新型的顺从主义, 是因为其合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sup>[2]78</sup>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控制形式表现为技术的形式, 技术控制的形式看起来真正体现了对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合理性。所以, 在这种合理性下, 一切的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 一切对抗似乎也变得不可能了。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 人们明显过着缺乏否定性的工作, 广大的劳动工人被纳入到受到管理的技术共同体之中, 人们和技术变得一体化起来, 工人受到工具的支配和奴役而不自知, 工具不仅支配着他的身体, 也支配着

收稿日期: 2016-03-07

作者简介: 刘春兴(1992-), 男, 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 595835436@qq.com

他的大脑和灵魂。彻底地沦为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人们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本身处于一种满足的状态之中，而这种满足状态也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流于表面的虚幻的“幸福”之中。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向前发展。随之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前贫困的工人逐渐能享受到和自己的上司或老板同等的产品，阶级的意识逐渐变得淡化，人们沉溺于物质产品带来的满足，而忽略了精神上的追求。人们逐渐变得麻木，认为当下的就是最合理的，个人是幸福的，逐渐地被技术合理性所控制而且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的批判精神陷入了停滞之中。马尔库塞认为尽管当下的社会是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或被迫接受的，但绝不能因此便说其是完全合理的。人们应该学会区分假意识和真意识、眼前利益和真实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追寻个人幸福的真正道路。人们应该学会否定眼前的肯定性的东西，学会拒绝，去遵循自己的本能，找寻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外界社会强加给自己的需求。人只有弄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才能够解放自己，走上自由之路，走向幸福之路。

马尔库塞对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做出了区分。在马尔库塞看来，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是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虚假的”需要可能会让个人感到十分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只是社会的一种病态的表现，而这种幸福则是通过我们所熟知的广告、娱乐和影视作品等大众传媒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带给我们的，我们身陷其中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去接受和追捧它。这种需要马尔库塞也称之为抑制性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抑制性需要的流行已经既成事实，而且是人们在不自知的状态下接受的事实。但是这种事实也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必须加以消除的事实。在马尔库塞看来：“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

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sup>[2]8</sup>而想要突破这种抑制性的管理最重要的是人们自身对这种奴役状态的觉悟，而最可取的目标就是用真实的需要去代替虚假的需要，从而抛弃这种一致性的满足，个人才能去寻求真正的幸福。

在马尔库塞看来，良心的丧失有助于产生一种人们对社会罪行持肯定态度的幸福意识。而良心丧失的根源则在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所赋予的使人感到满足的特权，这个不自由的社会正是技术合理性统治下的发达工业社会。而今幸福意识相当脆弱，它只是蒙在恐惧、挫折和厌恶之上的一层很薄的表皮。但是，虽然不幸意识依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但不幸意识却并不顽强，它容易遭到利用进而被转化为幸福意识。人们的自主性和理解力正在不断地衰退，逐渐屈服于技术合理性的统治之下。人们逐渐被这种流于表面的幸福意识所遮蔽，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已经确立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们失望。在幸福意识的领域内，负疚感丧失了地位，人们的良心被所谓的普遍必然性清除了。当整个社会处于危险中时，除了反对这一整体或者说不保卫这一整体之外，就不存在什么犯罪。于是，犯罪、罪过、负疚感变成了一种私人事务。弗洛伊德曾经在个体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犯罪，在个体病史中揭示了社会整体的病史。然而在当代，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当人们服从于整体的利益与整体相一致的时候，虽然会犯错误，但却是无罪的。而当他们触怒了整体的利益与整体不再一致时，他们未必是错的，但却是有罪的。这种与整体利益的捆绑关系，正是当代社会人们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的最好表现。只有突破这种“幸福意识”，不再一味地顺从，学会拒绝，走出单向度的意识，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个人才能实现自由与幸福。

现代工业社会的不自由还体现在话语领域的封闭。社会宣传机构创建了一套单向度的专为表达自身思想的交流领域，这一领域不同于以往的双向度的、有来有往的辩证交流，而是专注于宣

传和鼓动一致性的、肯定性的思考和行动模式。拒绝进一步的思考和联想，在这一领域内批判自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马尔库塞认为：“在这种封闭的话语领域内，名词以一种专横的、极权主义的方式统治着句子，句子则变成为一个有待接受的陈述——它拒绝对其被编纂和断言的意义进行证明、限制和否定。”<sup>[2]</sup><sup>81</sup>可见语言被全面地限制了。人们的大脑被各种大众媒体以狂轰乱炸的形式嵌入了各种自明的分析性命题，各种术语性的命令引导着人们去选择和接受，人们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官方术语还巧妙地运用了缩略语的形式，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忽略了不想被人们看到的部分。这种缩略语丧失了一切认知价值，变为了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认可。人们看似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之中，周围被诸多的幸福包围着，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其实人们被这种虚假的幸福意识遮蔽了，我们所接受的话语和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在一个封闭的话语环境内被设定的、不容篡改的。在他看来，只有像马克思那样的具有批判性和认知性的语言，才能冲破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催眠式的语言封锁，还给话语以新的自由。

## 二、肯定文化的消除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说到：“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由每个个体的“内心”着手而得以实现。只有在这种文化中，文化的活动和对象才获得那种使它们超越出日常范围的价值。接受它们，便会带来欢快和幸福的行动。”<sup>[3]</sup><sup>17</sup>肯定文化所建立的这种幸福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幸福，这种幸福完全是建立在对现有

秩序的服从之上的。满足于肯定文化下的虚假幸福其实是对身心的一种伤害。

马尔库塞认为，人一旦目标和幸福都倾注到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之中，必定会让自己成为人和物的奴隶，出卖自己的自由。物质财富和幸福的关联并不由人本身来决定，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外在于他的环境所支配，一旦人将自己的幸福交由外部环境支配，人就很可能面临被奴役的后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假如人们以物质产品的满足为幸福的目标时，便落入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之中，那么他便是自由的，而这种由物质产品的满足带来的幸福便是受压迫和奴役的幸福，因此便不是真正的幸福。在马尔库塞眼中，资产阶级社会使个体得到了解放，但是却把人留在枷锁之中。自由的先决条件是对快乐的限制，穷苦的人不得不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出卖自己，还要把这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纯洁的东西保存起来。在他看来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当肉体完全成为一个美的东西时，它就有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幸福。

这种新的幸福便蕴藏在艺术之中。马尔库塞认识到：“在社会生活的整体化中，只有在艺术中，即在理想美的住所里，幸福才有可能作为一种文化被再生产。哲学与宗教，这两个在其他方面与艺术一样表现着理想真理的文化领域，都不能再生产作为一种文化的幸福。哲学，在其观念论的趋向中，愈发产生出对幸福的不信任感；而宗教，只在来世才给幸福安置了一个位置。理想美是一种渴望在其中表达、幸福在其中满足的形式。因此，艺术便成为可能真理的预示。就社会允许的真理性的范围，和可达到的幸福形式的广度看，艺术是在肯定文化中最高级、最有代表性的领域。”<sup>[3]</sup><sup>27</sup>艺术美是可以和现实状况和平共处的，即使现实社会的情况十分恶劣，人们受到奴役和剥削。但是艺术美依然可以向人们提供幸福。在肯定文化之中，理想和现实社会是矛盾的，幸福的享受只允许出现在精神理想化的形式中。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幻想的满足来实现，而哲学和宗教并不能让这种幻想得以实现，只有

艺术借助美的帮助才可以实现。只有借助于美,幻想才有可能创造出现实的显现。而美则表现在艺术形式、艺术作品中,在艺术中,人们能感受到幸福的东西,而这种艺术一旦变为艺术作品,那么人们便能在艺术作品中永恒地欣赏这种美,自然在欣赏过程中幸福也能被创造出来。

在肯定文化之中,生存的幸福只有在幻想之中才成为可能,虽然这种幸福的意义是被改变了的。肯定文化的奇迹是,一方面人们普遍堕落,为了生活必需品去奔波,受到资本的奴役,在现实生活中极其辛苦和不幸福。另一方面人们在这种不幸福之中又注入了文化的幸福进而让感性精神化,使在生活中的痛苦缓解为一种继续工作的动力。人们在根本没有幸福的时候却偏偏能感受到幸福。马尔库塞又进一步谈到了人格概念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他认为人格作为文化理想的承担者,就其内在性,是个体唯一有保障的财富,是他绝对不会失去的东西。人格首先突出表现在给定条件下(无论他们是多么贫困)放弃或增加满足的人,这个人在既存体制中追求幸福。即使在穷困潦倒中,人格对个体的关注也是压倒一切的。然而一旦肯定观念和以人格观念为核心的社会进步发生冲突,他们开始变得格格不入,肯定文化便开始消亡了。

马尔库塞引用尼采在谈及所有美妙和艺术时所说的话:“当美不再表现为现实的幻象而是作为现实本身和现实的快慰而出现时,它将会开掘出一种崭新的内蕴。”而要想美作为现实本身来出现,势必要取消肯定文化。取消肯定文化,创造一种非肯定性的文化,人们才得以自由。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活,作为幸福的承载者的美才能真正的赢得关注。而社会也将重新焕发活力,个性也势必得到张扬,人们才能追寻真正的幸福。

### 三、幸福就是“爱欲”的解放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通过对弗洛伊德的爱欲概念的解析,阐述了自己的爱欲观念。在弗洛伊德看来爱欲和文明是相冲突的,文明是建立在压抑爱欲的基础之上的,非压抑性的

文明的建立是不可能的。马尔库塞认为,爱欲是性欲本身的意义扩大,是性欲的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与文明相对立的是狭隘的性欲,而作为其升华概念的爱欲是不与文明相冲突的。马尔库塞还提出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文明便没有抑制人的本能的必要。相反,爱欲的解放反而促进新的文明的产生,从而消除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冲突,最终达到个人的幸福。

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受到除了文明的基本压抑之外的额外压抑,被操作原则所控制。对于工人来说,人们的工作并非为满足其自身而进行,是为某种设施而劳动,而且无法控制这种设施。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力量。这就使得工人的劳动异化了,他们只是在履行某种已经事先确立好的功能,并没有自主权利。工人们并不能发挥自己的想法和作用,工人是在异化中工作。导致个人的劳动变为了痛苦,异化劳动是对快乐原则的否定,也是对个人幸福的否定。因此在他看来,爱欲的解放最基本的就是作为爱欲基本活动的劳动的解放。劳动的解放使得人类从异化劳动的痛苦之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取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劳动的解放意味着人们重新回到了快乐原则支配下进行劳动,这样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人将作为真正的个体而存在,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不同于压抑文明下的社会的是,在爱欲得到解放的社会,每个人可以拥有取舍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才是个人的真正的幸福。

马尔库塞提出非压抑性的文化观,目的是要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联系。而要想建立这种联系,性本能必须借助其自身的原动力,在变化了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成熟个体之间形成持久的爱欲联系。这种从性欲向爱欲的转变是达到人的解放、走向真正幸福的道路。他认为爱欲的实现是从个人肉体的爱到他人肉体的爱,再到对美的作品和消遣的爱,最终到对美的知识的爱,这是一个完整的上升的路线。爱欲的工作不但不会阻碍性欲的发展,而且还会发展其他的目标,以追求个体的更大的满足。马尔库塞还分析了工作

和消遣的不同，他认为消遣的基本特征是，它是自在地起满足作用的，除了本能的满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工作则是为自身以外的目的、即自我保存的目的服务的。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所从事的绝大部分劳动都是在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却基本不考虑自己本能的满足。爱欲解放的重要条件就是由工作向消遣的转变，即人们更多地来关心自己内心的诉求，来满足自己本能的要求，更多地来实现个体自身的幸福。

#### 四、 马尔库塞幸福观的缺陷

马尔库塞把人们之所以不能实现真正幸福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合理性对于人们的控制，却并没有看到人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工业社会技术和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认为：“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sup>[4]262</sup>在他看来：“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sup>[4]286</sup>因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人们才能实现解放，从而实现真正的幸福。

马尔库塞认为人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收获幸福，必须要通过艺术的解放来实现。然而马尔库塞所描述的人们通往解放和最终幸福的艺术之路却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固然可以陶冶人的精神，但是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必须着眼于革命和实践活动。马克思曾经说过：“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一切阶级、民族等的解体的表现。”<sup>[4]90</sup>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全人类的解放。

#### 五、 马尔库塞幸福观的当代价值

幸福问题之所以被许多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所重视，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sup>[5]129</sup>。马尔库塞对于幸福观的阐释虽然具有浓厚的乌托邦情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幸福的追求对于当代有许多价值。

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之中，人们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根本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到追求真正的幸福。在当今社会，有许多人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渐起；人们往往忽视了对于精神需求的满足，认为只要有了富足的物质生活就是幸福。人们要想真正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要做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在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只有不断地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人才能够称之为完整的幸福的个体<sup>[6]85</sup>。只有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才是和谐稳定的集体。

马尔库塞认为生活在肯定文化统治下的人们虽然感觉自己是十分幸福的，实则他们的一生都在为追求生活必需品而奋斗，从而受到物的奴役，其实这样的生活是非常不幸和痛苦的<sup>[7]</sup>。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往往也被肯定文化所包围着，在学习中认为书中所写皆是真理，一味地去接受，不懂得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使得我们思维的创造能力十分缺乏。在工作中对于工作任务总是机械地去完成，从来不去思索为何这样做。因此，我们应该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不断创新。只有具备了批判精神和创新思维，个人和社会才能不断地进步和发展。

马尔库塞把劳动的解放看作爱欲解放的关键，认为人们被异化劳动所支配，只有摆脱异化劳动，才能获得快乐，实现真正的幸福。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为了生存整日奔波劳碌，根本来不及停下来审视自己内心的诉求。而想要实现个人的全面解放，作为个人生存和发展手段的劳动的解放是十分必要的。个人

只有不断地审视自己,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和能力,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而实现劳动和个人的解放<sup>[8]</sup>。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 薛民,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2]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 [3]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冯俊科. 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6]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7] 刘兴云, 石小娇. 马尔库塞幸福观的三个维度[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7): 63-66.
- [8] 史修永. 现代性困境与人的幸福——弗洛伊德与马尔库塞幸福观比较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06(3): 60-63.

##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cuse's View on Happiness

*LIU Chun-X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00, China)

**Abstract:** Being deeply aware of the great disadvantag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Marcuse relentlessly criticizes the “happiness consciousness” disguised under the cover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also the affirmative culture by exposing its illusoriness and confusability profoundly. According to Marcuse, human beings qua human beings should get out of the one dimensional thinking and look at the problem in a critical eye so as to eliminate the affirmative culture and create a non-affirmative one. Furthermore he points out that the happiness comes from the emancipation of eros, which sets up an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instincts and rationality with a view of non-repressive civilization. Unfortunately Marcuse didn't seem to realize that people's unhappiness stems from the technology of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rationality based on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his description of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for people to go to liberation and final happiness is nothing but a utopian fantasy. In the time when the instrumental reason is superior to the value rationality, Marcuse's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 society, his thinking of happiness and his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re of great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 happiness; affirmative culture; eros; contemporary value

【编辑 吴晓利】